

危险夏日

〔美〕海明威 著
翟连珍 译

The Dangerous Summer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危险夏日

[美] 海明威 著

翟连珍 译

The Dangerous Summer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夏日/(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翟连珍译.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 6

(海明威全集)

ISBN 978-7-80765-606-7

I. ①危… II. ①海…②翟…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19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三河市灵山装订厂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3 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本书是特意为《生活》杂志写的第一部重要小说。

第一章

再度回到西班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我从未想过能获准再回到那个不寻常的国度，尽管我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仅次于爱我的祖国。而且，只要我在那儿认识的哪位朋友仍被关在监狱中，我就绝不会重新踏入那片国境。不过，1953年的春天，事情有了转机。在古巴，我跟一些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因阵营不同而势同水火的好朋友们谈起去非洲的计划，提到途中要在西班牙暂留片刻，他们全都认为我可以极为体面地回到那里。只要我不发表任何关于撤销我以前作品的声明，并且闭口不谈国事，那么，申请签证不是问题。现在美国观光者入境已经不需要签证了^①。

① 海明威曾经在《丧钟为谁而鸣》这本书中立场鲜明地支持西班牙政府，强烈反对法西斯势力，因此佛朗哥政府一上台后就禁止他入境，所以海明威对于能否再回西班牙去一直心存疑虑，没想到1953年就能回去。1959年他二度回到西班牙看斗牛，然后写出了这部《危险夏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本书是他1932年出版的《午后之死》的续篇。

1953年那会儿，我的朋友们都已经脱离了被监禁的命运。于是我订下计划，先带妻子玛丽到潘普洛纳去体验集市日的欢乐，然后转程到马德里，参观一下普拉多博物馆，之后，如果我们还能如此地逍遥自在，就去巴伦西亚，看看那儿办的斗牛比赛，然后再坐船去非洲。我知道玛丽绝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因为她这辈子从没到过西班牙，而且周围的朋友也都是一些极其高雅的人士。就算她不小心碰上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那些人会马上来替她解围。

我们迅速地穿过巴黎，一路轻快地驾车驶过夏尔特尔^①、卢瓦尔河流域和波尔多^②郊外，到了比亚里茨^③。早有一堆人做好准备，在那儿等着我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一同越过国境。大家吃喝无忧，约好了时间集合，地点是昂代海滨——我们住的旅馆，等人汇齐后一起去国境线。这群朋友中有一位很有能耐的人，他带来了当时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米戈尔·普利默·德利威拉公爵的一封信。据他说，万一我遇上什么倒霉事，那封信可以帮上大忙。我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仍然感觉特别欣慰。

我们按照约定抵达的时候，昂代的天气很糟糕。天气阴沉，雨也下得无精打采。整整一上午天空都被浓厚的乌云堵塞着，薄

① 夏尔特尔 (chartres)：法国巴黎南方的一座城市。

② 波尔多 (Bordeaux)：法国南部的一处海港城市。

③ 比亚里茨 (Biarritz)：法国西南部的一座城市。

雾随着浓重的云翳蔓延下来，遮挡住了远方西班牙的山脉。我们的朋友也迟迟没有露面。我估计他们过来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后来又多等了半个小时。最后，我们出发到国境线去。检查站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我把四份护照交给站内的警察。那位警官对我的护照仔细看了很久，一直没有抬头。这种情形在西班牙发生的几率很高，而且通常预示着不太妙的结果。

“那个作家海明威跟你是什么关系？亲戚？”他似乎随口一问，依旧低着头。

“是同宗。”我答道。

他把护照翻了个遍，然后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我的照片。

“你是海明威吗？”

我把身子稍稍站直，回答，“A sus ordenes，”这句是西班牙语，大致意思是：不但服从您的命令，而且随时听候您的差遣。我以前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下听过别人说这句话；我期望自己说得很合适，而且音调也别出错。

终于，他站了起来，向我伸出手，说了一句让我们如释重负的话：“您的书我全都读过，非常喜欢。我会给您盖章，而且海关那儿说不定还能为您效点儿劳。”

这就是我回到西班牙的全部经过，美妙得仿佛做梦一般。在毕达索瓦河^①，我们一共需要通过三处检查站，每次被警察拦住，

① 毕达索瓦河（Bidasoa）：西班牙境内纳瓦拉省的一条河，被看做西班牙和法国的分界线。

我都做好了被扣留或是被遣送回边境的准备。可是，令人惊奇的是，每一次警察在无比认真地检查完护照后都爽快地一摆手，放我们自由通行了。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对美国夫妇、一个自称来自威尼托^①的活泼的意大利人吉安弗朗克·伊凡吉齐和乌迪内^②来的司机，也是意大利人，他的目的地是潘普洛纳的桑福尔米内斯。吉安弗朗克以前是个骑兵军官，曾跟随隆美尔^③作战。他在古巴工作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一位老朋友。他开着汽车到勒阿弗尔^④和我们碰头。那位叫阿达莫的司机本来斗志昂扬、野心勃勃，想成为一个殡仪与丧葬的承办老板。说实在的，这个理想他还真实现了。倘若你哪天不幸在乌迪内亡故，那么负责出殡的就是他。没有谁问过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属于哪一个阵营。旅行中我常常安慰自己，说不定他跟两边都有点关系呢。等我和他渐渐混熟了，发现他多才多艺得堪比达·芬奇^⑤那样的天才后，越发确信这一点。他既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站在某一方，也能为了他的国家或者为了乌迪内被吸纳进原本针锋相对的战壕尽心尽力。假如再来一个第三方的话，他

① 威尼托 (Veneto)：地处意大利北部的地区。

② 乌迪内 (Udine)：地处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

③ 隆美尔 (Erwin Rommel, 1891-1944)：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因被怀疑参与暗杀希特勒的密谋，被迫服毒自杀。

④ 勒阿弗尔 (Le Havre)：地处法国北部赛纳河口的海港。

⑤ 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

还可以为他的上帝、为兰西亚公司或是为伟大的殡葬业作战，因为他对这三样的认真程度都同样深厚，绝无二致。

假如你想要一段全程都满载愉悦的旅行——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选择活泼的意大利人做同伴。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就身处两个出类拔萃的意大利人之间，为完成一场充满乐趣的兰西亚攀登行动努力着。从翠绿的比达索瓦河谷向上，不少栗树沿着大路长成蜿蜒的一排。在我们顺着山脊奋力向上时，眼前的薄雾渐渐消散。在这儿，我了解到只要过了维拉特隘口，那些死气沉沉的阴雨天气就会一扫而空了，那时，我们将沿着曲折的道路向下，进入纳瓦拉^①的高原。

这篇记录原本是想写斗牛的，不过那时我对斗牛的兴趣并不大，仅仅想让玛丽和吉安弗朗克见识一下西班牙的风情罢了。以前马诺莱特到墨西哥演出时，玛丽曾经做过观众。那天风刮得十分凶猛，他和两头最糟糕的牛一起表演，但玛丽却很爱看。从头至尾，斗牛的整个过程她都喜欢。其实斗牛这件事，并不像外行人想象的那样美好，如果她连那场糟糕的表演都喜欢，那么她也许真的会很喜欢斗牛。我听别人说，假如你可以忍住一年不去看斗牛，那么，这辈子都不看也没什么。这话说得不大对，但多少说出了一些实情。除了在墨西哥的那次，我已经有十四年没做过

① 纳瓦拉 (Navarra)：地处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

斗牛场的观众了。这段日子里，大部分的时间我就像坐牢一般，只不过我的牢狱是斗牛场之外的天地，而不是在里面。

我以前在书上看过，几位可靠的朋友也跟我说过，马诺莱特在斗牛场称霸的那段日子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斗牛运动中曾出现过一些弊端。为了保护重要的剑杀手，人们把牛角尖锯掉，然后再削尖、磨出光泽，看上去和真正的牛角差不多。可是这样处理后的牛角尖很嫩，就像剪指甲过多露出下面的嫩肉一样。如果牛顶着这样的角尖撞在场边围墙的木板上，会产生剧烈的疼痛感，因此以后用角去撞击其他东西时就会变得小心翼翼。当时有一种铁一般的帆布覆盖物，是用来给马匹做铁甲的，用那个来训练牛，也同样有效。

而且，因为牛角长度缩短，牛也失去了对距离的掌控能力，用这样的牛做表演，大大降低了剑杀手被牛角撞上的危险。牛通常是在养牛场那些日常的争端或者和其他牛的激烈搏斗中，慢慢学会使用它的角的。年复一年，它在不断地练习中培养出对自己的角的清晰意识，使用得越来越纯熟。因此，某些顶级斗牛士的经纪人（他们个个手里都有一大批级别略低的斗牛士资源）总是想方设法使养牛人饲养出一批被人们称为“半公牛”或是“中等公牛”的牛，也就是那些刚刚到三岁的牛，这样的小牛还不太明白怎样熟练地使用它的尖角。为了削弱这些小牛的腿部肌肉的强劲度，让它们无法迅速跟着穆莱塔复位，因此让它们养成喝水的时候不离开牧场太远的习惯。同时，为了使这些力量被削弱后

的小牛还能达到比赛要求的重量，他们用谷物喂养它，使它外表上看起来跟真正的公牛一样，重量达标，再加上进场奔跑的速度也不差，完全看不出它和真正的公牛有什么差别。可真实的情况是，它只是一头“半公牛”，那些如同苦刑的训练让它变得软弱而且容易控制，以至于非得斗牛士细致而温厚地对待它，不然它到了最后连对抗斗牛士的勇气都没有。

当然，即便是被削短了的角危险性也很大，猛地一戳，也会伤到人或杀死对方。不少人都曾经被这种处理过的牛角戳伤。不过和这样一头力量被削弱的牛缠斗并最终杀死它，至少要比斗一头正常的公牛安全十倍。

普通的观众是看不出牛角被处理过的，因为他们没有观察动物角的经验，辨认不出那种稍稍带点儿发灰的打磨过的痕迹。他们用外行人的眼睛去看牛角的尖端，只能看见细小、闪亮的一个黑点。根本不知道那其实是通过用用旧的曲轴箱机油多次摩擦做出的假象。这样处理过的牛角会散发出一种比旧皮靴重新用洗革皂抛光后还亮的光泽，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就像老练的珠宝商鉴别钻石上的瑕疵那样，不用靠得很近，就能闻到虚假的气息。

马诺莱特时代和那之后的一段岁月里，一些没有职业操守的经纪人，往往也热衷于做这种事，要不就是跟一些创始人或是某些饲养者达成一份不可告人的默契。他们为自己的斗牛士规划的职业目标是：斗半公牛。因此很多饲养者花费了大量精力饲养这

种牛，他们为了让牛性格温驯但仍能保持高速奔跑和易于激怒的特性，在繁殖阶段就想办法使那些牛肌肉不太强健，然后用谷物来喂养，使牛体重增加，看起来个头硕大。牛角的危险性更不用担心，因为它一定会如上所述被改造一新，使用这种牛后，观众们便可以在场中看到斗牛士创造出下面那一幕奇迹——倒退着斗牛！斗牛士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地盯着从腋窝下穿过的牛，而是睁大眼睛看向观众；斗牛士还能跪在那头凶猛的畜生面前，左胳膊肘儿搭在牛耳朵上，像给它打电话似的；他甚至还会摸摸牛角，把刀和穆莱塔丢到一边，像演得太过了的演员那样关注着观众的反应，而牛呢，病歪歪的，还在出血，陷入一种类似催眠的状态——观众看到场内的这么令人瞠目结舌的表演，还以为自己亲眼目睹了斗牛新时代的诞生呢。

如果那些没职业道德的经纪人偶尔必须从诚实的饲养人手里收到真正的、牛角没有被损坏过的牛，那么通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在黑暗的通道中，或是斗牛当天的中午，牛被选出来关进特别选定的石头围栏里之后，那几头牛总会奇怪地遇上些糟糕的事。所以，假如你看见一头牛眼睛放光，狂奔起来快得像头豹子，在牛腿上印 *apartado* 的时候（即选牛并把它关进围栏时）生龙活虎，可正式出场时竟然总是一副后腿没力气的样子，那么说不定是有人往它的腰背部狠狠砸了一袋沉重的饲料。或者，如果有一头牛像在梦游一般在斗牛场里游荡，使得斗牛士必须千方百计地去挑逗它才能把它从茫然的状态中拉回来，这就表明，他斗的就

是那种兴致不高、忘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利角有什么作用的牛，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翻天覆地的转变，也许可以追溯到一根装满巴比妥类药物^①的马用注射器。

当然，即便经过这样精心设计的重重阻挠，他们手里的斗牛士们每年也不得不跟角没有削过的真正的牛斗上几次。最优秀的斗牛士能够坚持整整一场，不过他们尽量避免如此，因为太危险了。

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加上我的生活圈已经渐渐远离那种吸引大量观众的体育活动，从前对斗牛的狂热已经消磨掉了。但听说一代新的斗牛士已经成长起来后，我还是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们。我对他们的上一辈很了解，那一批中有些人非常出色，不过当我经历了一些人死去，一些人因为恐惧放弃斗牛的事件后，我下定决心从此只做纯粹的观众，不再和任何斗牛士做朋友了，因为，如果一个斗牛士朋友因为害怕而手足无措时，我无法像一名普通观众那样拒绝了解斗牛士的苦恼，只专注于眼前的视觉享受。作为一个朋友，我必须跟着他们一块儿，忍受着心灵上的无限煎熬。

1953年那会儿，我们在莱库穆佩利市郊外住，每天早上要坐二十五英里的车，赶在六点三十分的时候到潘普洛纳，好欣赏七

① 催眠、镇静等用的药物。

点钟时牛群奔过街道的壮丽场景。我们这帮人在莱库穆佩利的旅馆里定了长期住宿的房间，整整七天沉浸在马不停蹄的狂欢中，渐渐地熟悉彼此，甚至喜欢上了对方。那真的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节日。每当我想起达德利伯爵镶着金边的罗尔斯-罗伊斯^①牌汽车时，最初只是有些沾沾自喜的虚荣。而现在，我由衷地觉得那辆车很漂亮。这就是那一年留给我的记忆。

吉安弗朗克参加了由擦鞋人和扒手预备军组织的一场集会，内容除了跳舞就是喝酒。他在莱库姆贝里的床铺几乎没什么利用率。他做了一件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的事，睡在牛进入斗牛场的必经之地——一条由栅栏隔开的通道里，这样他再不用担心因为睡过头而错过运牛进场的场景，就像之前的某一天那样——其实他也不算错过。那些牛从他身上跃过。整个斗牛士班子的人都很得意。

每天早上阿达莫都会去斗牛场，想要得到杀死一头牛资格，但是斗牛的管理机构却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段时间天气很糟糕。玛丽有一次看斗牛时遇上下雨，结果被淋湿感冒，发起了高烧，在我们待在马德里的那段日子里一直病恹恹的。其实那几场斗牛并不是很出色，但发生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那就是我们与安东尼奥·奥托尼斯的初次会面。

^① 罗尔斯-罗伊斯是在英国很有名的汽车制造公司。

从他一开始从容挥动披风的躲闪动作上，我能看出，他具备非凡的能力。那身姿和所有出色的斗牛士挥动披风时一样。这种人并不少，他们都生气勃勃，只不过安东尼奥更加出类拔萃。而且，就穆莱塔而言，他挥动起来堪称完美。杀牛的手也十分利索，丝毫看不出费事的样子。我算是个严密而苛刻的观众，但就算以我的眼光去评判他的表演，也认为如果不出意外，那么安东尼奥一定会成为一个顶级的剑杀手。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勇敢比我认为的更了不起。不论遇到什么危险，他都表现得很出色，每一次重伤只会让他勇气大增。

我在多年以前就认识他的父亲卡伊塔罗，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写过一篇描述他和他的斗牛表演的记叙。那本书里记录的他如何斗牛的场面，全都是真实的。不过斗牛场外的那些事都有虚构的成分。这一点他一直知道，但并没有对那部书提出丝毫抗议。

我望着安东尼奥在斗牛场上挥洒自如，看到他具有他父亲巅峰时期所具备的一切素质。卡伊塔罗的斗牛技巧如入化境。他能从容不迫地指挥他的手下，那些长矛手和短标枪手，整个斗牛的过程次序分明、井然有序、十分合理。而安东尼奥比他的父亲还要出色，从牛进场后他舞动披风的每一个闪避动作，长矛手的每一次走位，以及长矛的每一个刺激动作，都是经过缜密而合理的安排的，引导着牛一步步接受这场表演的最后一幕：穆莱塔红布控制住了牛，使它倒在斗牛士的剑下。

在现代斗牛中，只是单纯地用穆莱塔控制住牛、使它最终被

剑杀死，是远远不够的。在杀牛之前，剑杀手必须按照传统规则做出一系列闪避动作，如果牛还有余力向前冲的话。在一系列闪避动作中，剑杀手必须让牛在尖角刺得到的短短距离内从自己身旁冲过。牛在剑杀手的诱导下，冲过时离他身体越近，观众得到的刺激就愈大。那些规定的传统闪避动作全都是极为危险的，这些动作包括：剑杀手要用一块鲜红色法兰绒控制住牛，这块布必须由剑杀手自己拿着，挂在一根四十英寸长的木棍上。剑杀手们曾经想出许多非常需要技巧的闪避动作，这些动作其实是剑杀手奔过牛，而并非牛从剑杀手身边冲过，换句话说，是人利用这个主动擦身而过的动作向牛致意，而并非对牛行动的控制和操纵。这些闪避动作中最让人兴奋的，是在需要对笔直向自己冲来的牛做出行动的瞬间；剑杀手知道，比起这种方式，把身子侧转、背对着牛闪开更安全。他甚至能用这种方式避开一辆电车，但观众喜欢的，是那些更为刺激的技巧。

我初次看安东尼奥·奥托尼斯斗牛时，见他用不着作假就可以完成所有那些令人惊叹的传统动作，我知道他很熟悉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杀牛变成一门顶尖的艺术，而且他挥动披风的技巧也大大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在我看来，他完全具备剑杀手的三项重要条件：斗牛的技巧、勇气、以及直面死亡的优雅风度。然而，在斗牛结束离开会场时，有位既认识我也认识安东尼奥的朋友告诉我，安东尼奥邀请我到约尔迪大饭店会面；那时我心想：不能再跟斗牛士做朋友了，尤其是这一个，因为在了解到